

北京杂文选粹

男子汉怨言

楠 客 著
北京出版社

. 1
9

北京杂文选粹



楠 客 著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杂文选粹/北京杂文学会编.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2
ISBN 7-200-04546-2

I. 北… II. 北…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8782 号

北京杂文选粹

男子汉怨言

楠 客 著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外国语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32 开本 31.75 印张 955 000 字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0-04546-2/I·723

定价: 全套 100 元 (21 册本)

序

徐惟诚

这一组杂文集都是北京市杂文学会会员的个人作品专集。

为了推进杂文事业，北京市杂文学会曾经陆续编辑过几本会员的作品集，但都是集合一定时期中众人的作品。这样做的好处是便于展示某一阶段北京杂文的水平，也是北京杂文前进脚步的记录。而且，佳作荟萃，亦颇有可观。如今，会员日增，各有不同的风格，为适应杂文爱好者欣赏、研究的需要，出版一部分会员的作品专集是有必要的。经过一年多的筹划，在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和北京出版社的支持下，这件事终于办成了一个开头。这次先出了十本，我们希望这件事还能继续办下去。

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迈进，各种新技术的涌现如雨后春笋。随之而来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人际交往方式也产生急剧变化。无数种新观念异彩纷呈。美与丑的界限变得那么模糊、不确定。包装与实质的背离使人目眩神迷。古代哲人曾经有过“多歧路”的哀叹，今日人生的各种机遇、挑战与陷阱更在过去年代的若干数量级以上。在这样的年代，是更加需要杂文的，更加需要那种简短、明快、一针见血的解剖刀，更加需要能无情地撕破各种精巧的伪装来揭示一些人和事屁股底下的旧纹章，更加需要洞察事物的发展趋势。一句话，更加需要杂文来帮助人们认识自己的利益，认识实现自己利益的途径和方法。当然，也需要杂文为自己提供更多的艺术享受。这就向杂文和杂文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希望杂文能与时代同步，更加繁荣，希望有更多受到读者欢迎的杂文作者涌现。当然也希望北京市杂文学会的会员作品专集能继续出版，出得更精彩。

2002年2月

男子汉怨言

鲁迅、秦怡和“旧红学”	11
吃肉骂娘未可悲	3
女人不孕先查谁	5
“领导意图”探幽	7
忧“一拳打倒四五个”	9
“廉泉”与贪官	11
“墙内开花墙外香”奇解	13
缺了谁“地球”不转?	15
如果找个“马克思”	17
珍惜“新闻自由”	19
闭着眼睛摸到谁	21
猪八戒的逻辑	23
政声人去后?	25
也要警惕“窝里和”	27
没有说穿的“大局”	29
阿 Q 发财之前	31
不说假话未必就说真话	33
评评“党员不是人?”	35
“有学有类”	37
重看“三百六十行”	39
“官架子”和“架子官”	41

目 录



目 录



“年头越乱越能吃”	43
更怕不打官司	45
一人节省一元钱	47
惊闻“马屁学”问世	50
论勇士的可爱与可悲	52
“省长乔装记者”的疑惑	54
“玩文学”、斗蟋蟀及其他	56
“孝子”种种	58
“李瑞环搞不了微服私访”	61
“呼猪状元”的豪言	63
不要让先进人物老吃亏	65
不干事，愧为人	67
请理解“下蛋的鸡”	69
黄金与信仰	71
别选我当好丈夫	73
“领袖”来到凉水河	75
女子无才难潇洒	77
男子汉怨言	80
泼皮牛二香起来了	82
马克思也管打老婆	85
“从违两难”探微	88
唱唱咱们建设者	90
我想办“说情公司”	92



管仲之器小乎?	94
“水懦弱玩”	96
请饶“雪里芭蕉”	99
嫉妒、嫉恨与嫉杀	101
杨修与东方朔	103
“孤莫孤于自恃”	106
棒槌与棍子	108
恐“恕”	110
武二郎开店之隐忧	113
英雄妨碍了什么?	115
别去“打败”专家	117
“官非其任不处”	119
“她应该坐着”	122
“斯文”买卖	124
别让骗子“检查”	126
别想征服世界	128
为“知青精神”忧	130
告别“家长”	132
服务不是领导	133
文学批评的跌价	135
“领衔主编”从未看过	136
关心法官生活	137
感人的两句话	137

丰胸、减肥与小脚	139
别了,少年班	140
“垃圾文化”一例	141

目 录



鲁迅、秦怡和“旧红学”

有些人想当名人，有些人想当研究名人的名人。人各有志，人各有路，本来不说也罢，但这些年来，我读了些研究名人的文章，有一点大惑不解：为什么人一出了名，他家的祖坟便要刨得一塌糊涂，而且那结果，总是有一个有名的先祖，来和他交相辉映。

先举手头的一例。有本杂志发表了《秦怡之路》，说元末明初的绅士秦裕伯，兴修水利，造福于民，死后被朱元璋封为上海城隍神，“据考证，秦怡乃秦裕伯后裔”。

从洪武到现在，600多年了。想来，秦家也和别的家族差不多，不可能代代都有“太史公”。因此，我对“秦怡乃秦裕伯后裔”一说，颇有些怀疑。退几步说，即使是，要考证出来，得费多少人力、精力、财力？考证出来又有何意义？难道秦裕伯是上海的城隍，秦怡就必然是上海的卫上？

无聊地刨坟掘墓，剥皮剔骨，这在我们这片国土上，算不得新鲜货。稍事回忆，谁都能想起鲁迅先生嘲讽“旧红学”庸俗“索隐”的那句话：“考证曹雪芹的头发。”

看来，鲁迅先生的话像匕首，刀刀见血；但毕竟不能像金箍棒，棒棒伏妖。连他自己，也未能摆脱“旧红学”的纠缠。“文化大革命”前，我就见过一篇对他“索隐”的文章。大概是因为他的列祖列宗还没有人能够盖过他吧，那篇文章把“鲁迅”二字“索隐”到了《尔雅》里，据“牝狼，其子獫，绝有力，迅”而得出结论：“一个姓鲁的母亲，生了好几个儿子，其中最勇敢、

最具有野性、最激烈的一个，就是鲁迅。”

我举这两个例子，至少可以说明两点：一是“旧红学”的流风遗韵，至今没有绝灭；二是“旧红学”好像又多了一个公式，名人的名气和被“索隐”出来的先祖的名气，是成正比的。比如秦怡，名气自然是不及鲁迅的，所以“索隐”的结果，只能是一个城隍，而且距今不过 600 多年；要是堪比鲁迅，说不定就与秦始皇都是“老秦家”的了，只不过始皇帝焚书坑儒昏了头，竟不知姓秦，而弄了一个“嬴政”！

对鲁迅、对秦怡，我都是非常恭敬的；对研究他们的人，也非常恭敬。问题是，研究任何名人的目的，都只能是有益于非名人们跟着学、跟着上。而这样的“索隐”却是叫人不敢举手投足的。比如你要学鲁迅，请翻翻《尔雅》，看那“牝狼”是你家的吗？你要学秦怡，家里有“城隍”吗？

鲁迅先生是痛恨“旧红学”的，已经言之有预；秦怡也一定是痛恨的，因为她的成才，吃尽千辛万苦，靠的是自己努力。但从他们不能逃脱“索隐”的厄运看起来，有意成名之上，还是及早提防为好。比如我吧，敝姓杨，侥幸哪天能蒙哪位先生错爱，那么，我与隋炀帝有无瓜葛，不敢说，但“天波府”一定是我的老家。理由之一，自然是有姓为凭；之二呢？儿时做过一个梦：曾经就是杨宗保！不过，倘有人把杨某“索隐”到杨贵妃娘家去，我可就要骂人了。

1985 年 12 月 15 日

吃肉骂娘未可悲

中国毕竟是个封建主义统治了几千年的国家，进入改革之年了，我们自以为是用维护改革的态度看问题的，然而低头看看脚下，往往居然还站在老观念的圈儿里。对时下的“一边吃肉，一边骂娘”的看法，便是一例。

“一边吃肉，一边骂娘”怎么不好呢？读遍报上的批评、无非是只“横比”不“纵比”，于是越比越看不到改革的“形势大好”，越比越提不起精神来。诚然，按照这种说法，将今天的“吃肉”和改革前的只求饱暖“纵比”一下，是谁都不会骂娘的，然而，大家都感到心满意足又有什么好处呢？难道我们建设“四化”的目标就是“吃肉”？

满足，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极易做到的，喊“形势大好”也不难。因此，让那些伸头探脑的“不知足”者缩头，简直不需要怒吼，只需要轻轻打个招呼。难的是反过来，你要大家于“形势大好”中找找“问题不少”，苦口婆心恐怕还不免有人惊颤不已。其原因，第一自然是有前车可鉴，第二，国人实在没有“横比”的习惯，即便偶尔为之，目力所及不过左邻右舍而已。终于不会穿洋过海。现在“一边吃肉，一边骂娘”了，如果骂得不对，固然不足为训，但也说明惊魂已定，相信社会主义的民主空气已经容许骂骂娘；也说明目力远了，知道在这个地球上，目标只是“吃肉”已经落后了。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何悲之有！

文明的进展与“不足欲”，约略是成正比的。舜尧时代，尚有“极乐”之称，我想，原始社会所以比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

要长，“极乐”二字是个大祸根，它限制了人们的“不足欲”和进取心。告别蛮荒后，产品有了剩余，仍然不满足，于是有石器、青铜器，又有了机器。现在，许多发达国家的人们，在地球上过上现代化生活仍不满足，而我们刚刚“吃肉”，便有人制止“骂娘”，便有人要大家一条声地喊“形势大好”，以这种见识建设“四化”，不知可否？

我当然不敢提倡“骂娘”，既“横比”也“纵比”，能比得圆乎乎的，固然再好不过。但是，十亿人中，圣贤终归不多，平头百姓只见其一不见其二，稍觉“不足”便一吐为快，也用不着大惊小怪，更不必暴跳如雷，“骂”也是一种批评，只要“骂”得对，就至少要“姑妄听之”。

以“安贫乐道法”治天下，回回都治得国弱民贫，天下没治好，倒养成了惰性；今天，一见“吃肉骂娘”便要人家“知足”，这是不是一种新的水平上的“安贫乐道法”呢？当然，对别有用心的“骂娘”，应另当别论。

1986年8月7日

女人不孕先查谁

女人不孕先查谁？这似乎不应是个问题，自从医学揭开生育之谜，我们一直是先查女人的；倘若一而再、再而三地查不出毛病来，我们也照例坚信，不是女人的生殖器官哪儿不对，便一定是情绪和方法上有作怪之处，总之，问题必定出在女人身上。至于我们男人，在生儿育女方面，从来都是自信“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即便生个小“公国”也不成问题。

然而，事实常和我们过不去，有位这方面的专家告诉我：在很多情况下，是男人的大不是，要是想到先查男人，问题恐怕早就解决了。

我自然不是在谈论“优生优育”，也不是在宣传“性知识”，我只想问：为什么女人不孕先查女的？按说，女人怀孕必定是与男人有关的，这点知识大抵在洪荒时代，我们就已经有的了。因此，倘有人说先查女人是因为我们缺少应有的知识，我是不相信的。在我看来，这种习惯的形成是封建“夫权”思想使然的，因为男人“权”大，所以“板子往下面打”。要是我们现在还处于母系社会，女人“权”大，女人不孕还先查女人吗？

我认为，中国最大的国情之一，是封建主义统治了几千年。有时候，我们自以为搞了点创新，其实呢，只不过是封建主义的“布口袋”里移动了一下脚步，而且，在“布口袋”里生活久了，倒认为原来就应该生活在“布口袋”里，许多见怪不怪的不成文规定，就是这么一回事。倘要举例，我可以举出几十个。比如：农民和村长吵架，有人来了解情况，先查谁？领导干部和一

般群众同搞不正之风，先查谁？由干部子弟和群众子弟组成的流氓团伙案发了，先查谁？

现在应该说是好多了，党中央提出“纠正不正之风要自上而下”，坚决不搞“领导生病，群众吃药”那一套，注意把板子往上打。遗憾的是，许多人浑如算盘珠，党中央拨一拨，他就动一动，不拨就不动；而且，即便在纠正不正之风这一点上，有些地方、有些单位的同志，也仅仅认为是“上”和“下”倒个位置的问题，“问题还是下面多”的思想并没有改变。

于是，他们自己稍微“反省”了一下，把主要精力还是用来让下面“人人过关”。我们不是常见过这种情况吗？但凡总结一个攻作教训，就有人说：“政策是对的，问题是理解和执行时出了偏差。”

“官大一级，理多一分”，这在封建社会是毫不足怪的，皇帝可以“口含天宪”，宰相可以“指鹿为马”，到了“下面”，不管要写个什么报告，也不管陈的是什么至理名言，一开头往往定要写“臣诚惶诚恐死罪死罪”。今天，我们坚持的虽然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但这种封建社会的腐败现象却并不因此而绝迹。

说起来，我对有能力怀孕的女人几年不孕钦佩之至：他们的不孕，说明了对丈夫的忠贞。旧社会的愚员外、迂夫子不谙此道，大房不孕娶二房，二房不孕娶三房，最后终于有个年交二八的小老婆结果了，他们为“老年得子”欢喜得了不得，殊不知，其实是上了那个小妮子一个大当！那么，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那些坚信自己“一贯正确”的同志，有没有发生过让人钻空子的事呢？诸公明见，在下闭嘴了。

1986年10月

“领导意图”探幽

中国人的聪明，已经是“举世皆知”的。这本来是件“尽善”的事情，然而，却也有两点不幸，一是“官”太聪明了，便举手投足，高深莫测；二是“兵”太聪明了，便特别留心“言外之意”。时下流行的“领会领导意图”一说，便是一例。

这方面的典型，我以为还数《名上传》里的杨修。曹操在新竣工的门上大写一个“活”字，杨先生一眼就看出“领导意图”乃是要“阔”；曹操在赐物上写了一个“合”字，弄得一千人目瞪口呆，杨修打开就吃，他摸准了“领导意图”是让“一人一口”。

由此可见，生活中的“领导意图”确实是有的，“善于领会领导意图”的人也确实是有的。而且，二者相互依存。如果没有杨修，即便曹操在门上写下百来个“活”字，人家以为他是“怕死”，那么，曹操自讨一回没趣，谅想下一次便也不敢再耍小聪明了；如果没有曹操，杨修的“捷悟”派不上用场，杨氏岂不是像法国的刽子手一样，随着断头台的取消而失业？今天的情况也不例外，如果领导的爱憎好恶能一吐为快，发个指示无须“认真学习，反复讨论”就能一目了然，还有什么“意图”要“领会”呢？现在的“杨修”们，从领导的脸色看出某人有“官运”、某人要倒霉，从“半句话”中看出必须这样做，不能那样做，盖因为他们碰上了“老搭档”。

“领导意图”自然是聪明人的专利，然而细想起来，却也非常危险。一是“杨修”万一不在左右，缺少了“讲解员”便难能

达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目的；二是若“杨修”一时糊涂，把个“领导意图”领会得阴差阳错，那就无疑要陷入困境，弄巧成拙了。

其实，“领会领导意图”是个非常危险的行当。有时候，“领导意图”就是“图”，并不希望有人来识破的。你来帮闲，泄露了天机，便要自找苦吃了，杨修就是死在这里的。曹操吃鸡肋，这老兄从鸡肋“弃之有味，食之无肉”中悟出“领导意图”就是退兵，马上打点行装。这就有了“乱军心”之罪，终于死路一条。实际上，“领会领导意图”，至多只能用来为人解闷消闲，当当下酒物。

既然“领导意图”与“领会领导意图”都有“聪明反被聪明误”的麻烦，为什么曹操和杨修的子孙还延绵不绝？我至今尚未参破。看来，“意图”这东西确实玄妙，我是“领会”不了的，只得求助于大方之家了。

1986年7月29日